

郝苏平
★
著

皇
泉

露
碧

女
谍
悬
疑
故
事

郝苏平 ☆ 著

女谍悬疑故事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露 / 郝苏平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 - 7 - 201 - 06772 - 8

I. ①暴… II. ①郝…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306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8.25 印张

字数: 35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惊天迷案	1
第二章	节外生枝	7
第三章	死里逃生	15
第四章	一“将”一“校”	20
第五章	初露锋芒	30
第六章	顶头上司	41
第七章	刘府情缘	48
第八章	山野杀戮	56
第九章	木屋血案	66
第十章	蒙在鼓里	75
第十一章	浮出水面	83
第十二章	虚惊一场	92
第十三章	寻踪觅影	101
第十四章	险象环生	111
第十五章	杀机四伏	119
第十六章	出水芙蓉	126
第十七章	铸成大错	135
第十八章	突发事件	146
第十九章	欲纵故擒	156
第二十章	云遮雾罩	167
第二十一章	情感危机	179

第二十二章	“凤占鸠巢”	190
第二十三章	剑拔弩张	199
第二十四章	春光乍泄	210
第二十五章	临阵磨刀	221
第二十六章	死神之吻	227
第二十七章	扑朔迷离	238
第二十八章	命悬一线	246
第二十九章	一意孤行	254
第三十章	一场风月	264
第三十一章	痴心不改	275
第三十二章	生命作证	286
第三十三章	水中观月	296
第三十四章	“狼”入闺房	307
第三十五章	刀尖行走	318
第三十六章	不计前嫌	327
第三十七章	石头开花	337
第三十八章	小铺博弈	346
第三十九章	深陷囹圄	352
第四十章	亲情猎手	361
第四十一章	报恩之举	374
第四十二章	一波三折	381
第四十三章	血光冲天	391
第四十四章	近在咫尺	399
第四十五章	花落谁家	405
第四十六章	粉墨登场	416
第四十七章	一决雌雄	425
第四十八章	朝花夕拾	436

第一章 惊天迷案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四年福建武夷山的初冬季节。

主人公名叫刘玉蝉，一九一零年出生在武夷山的一个贫苦农户家里，出生时取名叫刘国英。接生婆一抱到手里，就叫起来：“好一个美人胚子！”

当然，她在这个故事里闪亮登场时，年方二十四，正是风华正茂、美不胜收时。

事情起因，是在十月九日的深夜十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昌行营”的加急电报。

凌晨一时二十分，总统官邸情资室少将主任刘玉江，站在总统官邸里，向睡眠蒙眬的蒋介石念着电文：

“南洋亲共侨社募捐了一批巨额黄金，已从福建霞浦三沙港登陆，欲经崇安运抵赣南匪区。在运达崇安畚寮镇境内时，突然失踪……”

蒋介石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问道：“有多少呀？”

刘玉江答道：“我们能找到的知情人，已全部被杀灭口。具体有多少黄金，目前还在查证。此事在崇安当地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目击者称，光运载这批财宝的茶马，就有上百匹。另外，顾祝同长官已经下令：八十三师、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已经将该地区严密封锁。”

蒋介石沉思片刻，问道：“戴笠现在在哪里呀？”

“还在南京。他已经给南昌行营特务科发指令了。另外，他明天一早就飞往南昌行营，亲自部署侦办此案。”



蒋介石点点头，端过茶碗呷了一口，说：“要加强侦破力量，南京还要派人去崇安督办，务必在近期内侦破此案！南京派去的这个‘钦差大臣’，很重要，你们要选好！”

“是！委座……”

蒋介石看他还站在那儿，问道：“还有事吗？”

刘玉江道：“委座，倒是有一个合适人选，刚从美国中美特训所毕业，在美期间颇有建树，得到美军方的高度赞赏。而且，她老家是福建崇安，只是……”

“说嘛！”

“委座，她是我妹妹。”

正在踱步的蒋介石停下来，看了他一眼：“哦？你妹妹？是真妹妹还是假妹妹啊？”

“报告委座，是真妹妹。”

蒋介石点了点头，说如果她真的能胜任，我看可以考虑，举贤不避亲嘛！

“一周前，在华北石家庄潜入皇家舞会，击毙日军少将石太郎的就是她。”刘玉江补充道。

“是叫刘玉蝉吗？”

“正是。委座真是好记性！”

蒋介石奇怪地笑道：“是她呀！我晓得，我晓得，夫人也在我面前提起过她，听说长得很漂亮嘛……她现在是什么军衔啊？”

“现在授的是中校。哦，她刚从美国加州特训回来才两个月，刚被任命到国防部情资局二处任职。”

蒋介石好像来了兴趣：“她在美国几年呀？”

刘玉江道：“三年整。”

“哦，还是一个有功之臣啊。她如果能代表中央政府去闽北担此重任，可以授上校嘛。”

“谢谢委座栽培！”这完全出乎刘玉江的意料，他觉得应该立即告辞了，说道：“委座，那您休息吧。”他向后退了一步，敬了一个礼，准备离开。

蒋介石似乎已没有了睡意，走过来：“玉江，你转告顾祝同，要他重视起

来。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批巨财要是到了朱、毛共匪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抗日乃是我国政府理当肩负的重任，责无旁贷！共匪那几个人，那几条枪，抗啥子嘛？到山上去打兔子还差不多！这不是明摆着吗，他们是借抗日之名，行与我抗争之实！玉江，这件事情要抓紧侦办，我还会再找戴笠的……”

半夜能惊动蒋介石的事，当然不是小事……

就在这天晚上，在南京鸡鸣寺一栋僻静的阁楼上，中共地下党南方局负责人“影子”，正在召集一个高级别的“三人会议”。

他在会上说：“现在，由我来介绍一下‘山水’同志的情况，当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以后与她联络也只使用这个代号。‘山水’同志是福建崇安县星村镇人。父亲叫刘华章，母亲叫李水珠，都是雇农家庭出身。‘山水’同志曾经有兄弟姐妹九人，家里的生活很苦，大部分都没有活下来，只剩下她和大哥刘国禄得以生存。她在七岁那年，和大哥一起上山打柴，因大哥突然发病昏倒路边，两人从此失散。后来，她被畚寮镇大户、绰号刘善人的刘伯驹收养，成了刘家的养女。此后十年，她就一直生活在刘伯驹的刘府大院里。”

“‘影子’同志，当时为什么选她去了莫斯科？”有人问。

“就因为‘山水’同志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由于家境贫寒，她的亲生父母刘华章和李水珠，很早就有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因此，他俩是当地最早的中共党员。在‘山水’十五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刘华章在组织闽北农民暴动中牺牲了。她十七岁时，她的生母李水珠也因被叛徒出卖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几天以后也牺牲了。闽北是革命苏区，历来是白色恐怖最猖獗的地区之一，为了她的安全，再加上她有文化，个人先天条件也很好，党组织在她母亲牺牲的那一年，就秘密送她去了苏联，对她在渗透、谍报、军事技能方面进行了重点培养。后来，我们党又动用了特殊的海外关系，将她转道美国，打进了国民党的秘密组织……这次闽北的‘黄金失踪案’事关重大，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决定由‘山水’同志来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上级指示：从现在起，由我与她单独联系……”

“影子”所说的“山水”同志，就是刘玉蝉。

虽说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丫头，国共双方“不约而同”地让她担此重任，



集两党、两军之“厚望”于一身，可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是的，眼下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从美国中美特训所载誉归来的刑侦、谍报专家。

此时，刘玉蝉回国还不到一个月，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情资局二处副处长。两天以后，她就接到了国防部新的任命：“国民党闽北军官特训基地上校副主任”，兼南京国防部特使——派往崇安侦破“黄金案”的“督办专员”。

上午九点，刘玉蝉已登上南京飞往南昌的军用飞机。并在下午一点五十分，换乘已在机场等候的闽北特训基地的专车，向闽北崇安飞驰而去。

军绿色的“美吉普”，在蜿蜒的山道上疾驶。

武夷山的初冬夜，已有了明显的寒气。山野的风扑进窗来，坐在前座的刘玉蝉心潮涌动，毫无困意。

穿行在故乡的山水间，望着夜幕下影影绰绰的峰峦叠嶂，她思绪翩翩。十七岁离开家乡，已经整整过去七个年头了……

在车灯的照射下，可见红土面的盘山公路上不时有金钱豹、野猪、山麂子穿梭而过。刘玉蝉从倒车镜中可以看到，后面紧随着一卡车的士兵，那是专门派来保卫、护送她的。

她熟悉这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气味，当然，还有这里的局势。

闽北这连绵十万大山里，驻扎着国民党十万“清剿军”。这里不但活跃着红军游击队，还有当地民团武装和土匪。就在下午到达南昌机场时，她还看到了一份国民党南昌行营送来的电报：上海“青帮”为了得到这批巨财，也派了精干人员秘密潜进了武夷山……刘玉蝉清醒地意识到，一场你死我活、血腥残酷的斗争，开场了！

她此时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父母、大哥、二哥还有玉河他们都还好吗？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对她寄予厚望，当然，中央红军也在盼着她尽快找到这批财宝，他们急需这笔资金摆脱缺枪少弹、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太重要了！红军还指望它活下去，还指望它打胜仗呢……

只有她清楚，七年前的那个夏夜，是中共党组织把她秘密送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她成了共产党的人。后来又被送进了圣彼得堡红军军事学院，在那里，她接受了四年严格的特种军事间谍训练，又由加拿大转道美国，打进了加州中美特训所。在那里，她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一待又是三年。这三年间，她勤学苦练，不但成绩优异，还参与侦破了当地的几起大案、要案，深得美方赏识，成了国民党谍报战线上的一匹黑马，享有“特工一枝花”的美誉。

由于刘玉蝉特殊的潜伏价值，她的真实身份，在中共高层也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等极少数人知道。七年的“深造”价值不菲呀，党在她身上是花了大本钱的！其含金量，自然比一般“谍报专才”要高得多。

她的领导者是谁？谁在向她下达指令？她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她只知道自己的代号是“山水”，她的直接领导代号叫“影子”。

她深知谍战工作的复杂和凶险。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稍有不慎，轻者失去生命，重者贻害组织，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影子”向她下达指令的方式经常变换，见字不见人。这次动身前，她接到了他的最新的指示：务必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刘玉蝉看了看手腕上的夜光表，已是凌晨三点了。

车窗外，还是伸手不见五指。她估摸现在已经进入武夷山的地界了。再有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崇安县畚寮镇了。

她哪会想到，就在前方不远处，有一张黑色的大网，正张着大口在虎视眈眈地等着她。

吉普车刚拐过一个山口，猛地颠簸了一下，接着就是一个紧急刹车——一根巨木，横倒在路中间。

刘玉蝉回头一看，那紧随其后的一卡车士兵，不知何时已不见了踪影，心中不由得一惊，要出事了！她未等车停稳，便一个箭步跳出车门，就地一滚，一弓腰，就向路边的树林里跑去……

这时，只听见吉普车上的司机喊了一声：“长官救我！”

刘玉蝉闻声又折回身来，向吉普车跑去，一路踢倒了两个向她扑过来的黑影……当她落入一个很大的绳网里动弹不得时，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埋伏。对手不但早有准备，且设计周密，志在必擒！



树林里蹿出众多汉子，将她死死按住。

刘玉蝉被捆绑起来，装进一个麻袋里，驮在了马背上。

山道上，这一行人在向山的高处跋涉。

他们不说话，步子很快。刘玉蝉脑中在急速地转动：他们是谁？绑她干吗？劫色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黑灯瞎火的谁认识谁呀！那是劫财？也不大像……马背上很颠簸，相当于护卫舰在海上九级风浪中行驶，她接受过这种适应性训练。只是这马的体汗味，让她有点受不了，要不是嘴里塞着布巾，她早就呕出来了。

就这样，不停地走了约半个多小时，她感觉周身有温暖的气息袭来，立刻判断出——队伍走进了一个天然的大洞穴。

第二章 节外生枝

有人来给她松绑了。

她从麻袋里探出头来，看到岩洞内火把通明，眼前站着一群服装各异、枪械五花八门的男人。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碰上土匪了！

这个念头才冒出来几秒钟，就立刻被自己推翻了。她看到为首的那个中年男子头上戴着顶八角帽，大大吸了一口凉气：糟透了，他们是红军！

这是她最不愿看到的对手。

他们让她坐在洞里的一块石头上，给她拿来一小节竹筒的山泉水。她确实渴了，捧着就喝了起来，心里一番感慨：真没想到，阔别七载的第一口家乡水，是在这里喝的。

她陆陆续续又看到了许多人头上都戴着缝着红五星的灰色八角帽，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们是闽北红军游击队。

用“惊喜交加”这个词来形容刘玉蝉此时的心情，是再贴切不过了。喜的是：又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同志们了，多想与他们敞开心扉好好地聊上三天三夜啊！惊的是：按组织原则，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无论如何不能暴露的啊！眼下最要紧的是：她该怎样躲过这一“劫”呢？

就在刘玉蝉的脑中急速运转时，红军头头们也聚拢在一起，在一旁翻着她随身携带的行李和公文包，不时地窃窃私语，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昨天上午，刘玉蝉在南京上飞机前，特意换了一身便装，军服就放在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她清楚，那公文包里，有她到新单位任职的“委任状”；有



国防部开具的“就职公函”；再就是还有几封普通文件，没什么太重要的东西。只是自己在国军中的身份已经暴露无遗了。

一个戴着眼镜、脸上白白净净的中年男子走过来，笑眯眯地说：“幸会幸会！刘玉蝉，国民党闽北军官特训基地新上任的副主任，年纪轻轻的，就混上了上校军衔，真是后生可畏、前途无量啊。”

刘玉蝉心想，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今天会路经此地？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事到如今，也只能冷静面对，走一步看一步了。

她没吱声，静观着事态的发展。

那中年男子又开口了：“我也自报一下家门吧。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闽北红军游击队，我姓王，就叫我王队长吧。今天，我们把你请到这儿来，不为别的，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些反动派，让天下的受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刚才研究决定，很快就要对你执行枪决！”

如果说最后这句话，对刘玉蝉没有一点撞击和震动，是不真实的。只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没容她有片刻的心理准备和思考……

“你就不想最后再说点什么吗？”王队长说这句话时，眼睛一直注意观察着刘玉蝉的表情变化。

一个年轻女子，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绝不会没有一点想法而无动于衷的。可让他暗暗吃惊的是，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至少，在脸上看不大出来。

是的，刘玉蝉表面上平静如水，可内心深处，早已是翻江倒海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自己已经只剩下多少时间了。可就这样光荣了，怎么对得起组织七年来的培养？此次肩负的重任，又由谁来完成？

她身上的手表和物品，刚才已经被一个女红军搜了去，她无法知道现在的准确时间，但估摸再有一个多小时，天就该大亮了。她立刻作了一个决定：必须在他们对自己下手以前，想尽一切办法从这里逃出去！现在只有尽量拖延时间，见机行事了……

想到这儿，刘玉蝉开口了：“王队长，你们既然要杀我，干吗还舍近求远把我弄到这里来，搞得大家都这么辛苦？”

王队长笑了，答非所问地说：“不瞒你说，我长了这把年纪，还是第一次

见到天底下还有你这样的大美人。杀了实在可惜啊，不，简直是造孽！可惜我们的主义不同，信仰不同，杀你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没有办法啊……”

刘玉蝉淡淡一笑，说我们都是军人，从干上这个职业那天起，就做好了死的准备，死不可怕。我只是有点好奇，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我会在这个时间路经此地？

王队长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还不知道吧，闽北这十万大山里，到处都有我们红军的游击队。我们在这里如鱼得水，我们是鱼，人民群众是水，你们反动派就是水上的浮萍。你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你们要在这里找我们可不容易。我们要找你们，可不是什么难事儿。鱼儿什么时候想吃浮萍了，就蹿上来嘬一口，来无影去无踪，这个道理还用说吗？至于今天，你刘副主任落在我们手里，既是天意，又是偶遇，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时，有一个红军战士进来报告：“王队长，那一卡车国军里，只有三个愿意加入我们，还有十二个不想干。”

“不想干的，就用刀都砍了吧！节省点子弹。”

红军战士应声去了。

不一会儿，就听到洞口外传来一阵阵的惨叫声。

王队长骂道：“一群废物！也不懂得弄远一点……”他跑了出去。

很快，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等到王队长重新走进洞里时，身上已沾满血污。他不断地向地上吐着口水：“呸呸，这人肉末子都跑进嘴里了，呸呸，晦气……”

他把自己的一只血淋淋的手，伸到了刘玉蝉面前：“虽说你也是军人，我不知道你见过这么新鲜的人血没有？”

刘玉蝉只觉得一阵恶心，尽量撇过脸去。

王队长依然不依不饶，几乎要把手伸到了刘玉蝉的鼻尖上。

她终于忍不住地俯下身子，干呕了起来。

王队长忍不住地笑了：“你看你看，到底是受不了了吧？一个姑娘家，放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不过，出来受这个罪也就罢了，还把命也搭进来了！咳，冤呐！你看他们，刚才还和你一样，都是活蹦乱跳的，这会儿都被放了血，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可惜呀，他们都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充满梦



想,就这一会儿的工夫,他们就成为了我们脚下的泥土了。本来他们可以活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脑子不会拐弯啊,不会拐弯,也就是死脑筋……他们中的那三个人,就聪明多了,你看,脑子会拐弯,就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我不知道你想做聪明人呢,还是想做死脑筋?”

呕吐让刘玉蝉涨红了脸,她扭头回了一句:“你说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懂!”

王队长直勾勾地看着她,说我看呀,你是听懂了……你这么聪明,怎么会听不懂呢?

“我们素不相识,你怎么就知道我聪明呢?”

“你不是在小看我吧?我活了这把年纪,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难道还看得出来吗?”

“我倒很想听听,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真想听吗?”王队长一副半真半假的样子。

刘玉蝉看了他一眼,扭过头去。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了,你在恨我!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对吧?可惜呀,你也只有等到下辈子了。现在你告诉我,你准备怎么个死法?是想用大刀片子拉呢,还是想吃一粒花生米?”

“你们红军不是优待俘虏吗?”


他从这个女俘虏眼里,隐隐约约看出了她的求生欲望像小火苗一样在跳跃,他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这不就是优待吗?他们刚才那些死鬼都没得选,而你可以选择?我只能优待让你选个死法。”

“我要见你的上级!”

“对不起小姐,这我可办不到了。这一嘛,今天对你的处理,就是在执行上级的决定。这二嘛,上级现在也不在这里呀,我们很快又要转移了,也没有时间了。这不能怪我们,是你们国军成天在我们屁股后头追我们,是让你们给逼的,我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呀。不过我想知道,你要见我的上级,想说什么吗?”

“既然见不到,就不说了。”

他看见这个女俘虏的神色一下又黯淡了下去,嘿嘿一笑:“其实,一开



始,我们也是想劝降你的。在我们的队伍里,也确实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这样的想法很可笑。就算你同意归顺我们红军,可我们这样艰苦的日子,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就算你受得了,我们也受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一生下来就是个享福的命,你就是答应留下来,我们也伺候不起,到头来,反而成了我们的累赘。所以,我们决定不能留你了。”

刘玉蝉一直在静静地听着。

“我们现在出去商量个事,你还有几分钟,如果你信个什么菩萨呀,基督呀,就可以开始祈祷了。”说着,王队长走了出去。他在洞口站住脚,点燃了一支烟,不时地向里张望着。

这时,一个女红军走了过来,问王队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按计划办!”

“我看,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王队长的语气却十分坚决:“有啥可考虑的?我非要她向我求饶不可!”

“她如果不求饶呢?”

“那也不能让她舒服了!我自有我的办法。”

“那也不能胡来!”

女红军的这句话,让王队长一下火了:“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看可以开始了,快去吧!”

此刻,坐在洞里的刘玉蝉有点儿着急起来。她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必须快速作出决断。她刚才被绑在马背上时,就感觉出队伍是沿着一张大河边,在向高处行进。她凭水流声判断出:这条河较宽,河水也有一定深度。她的位置与河平面的高差,应该在三十至四十米左右。她已经想好了一个逃脱方案,只等时机到来……

那个女红军拿着一条绳子,又过来重新将她捆绑起来。

刘玉蝉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尽量将自己向后弯曲的胳膊,像蝴蝶的羽翅那样撑展开来。她在苏联上训练课时学过这一招,这样在逃生时可以快速自我解套,增大自救概率。大概这些红军也觉得一个弱小女子,已经到了嘴里的一块肉,没有让男人们下大力气捆绑她。



人已经都绑上了，男人们又围了上来，都想要再看上她最后一眼。你很难说那一束束直勾勾的目光里，没有爱怜和惋惜的成分。

王队长说：“我们都来送你上路。本来，应该给你弄点吃的，可你也知道，这里没有这个条件，你不要怨我们。”

刘玉蝉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故作镇定地点点头。可王队长接下来的这段话，使她的情绪差点失控了……

他说：“本来，也应该让你给你的亲人留下几句话的，他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容易，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一旦知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宝贝女儿了，还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儿，会怎样的伤心和痛苦？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有父母，我能理解这份情感和感受……”

自从被劫以后，刘玉蝉一直都在用意志要求自己：关键时刻一定要坚强、要冷静！可现在对手一提到亲情，知道那是击中了自已的软肋，只觉得一股热浪从胸中扑向头顶，两行热泪竟夺眶而出。她想到了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还有玉河……她知道，这时候想起他们是不理智的，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她拼命要把他们阻挡在头脑以外……可现在，他们却径直硬闯了进来……

突然涌出的泪水，也让这群男人们十分意外。

他们才发现，刚才看到的都是她的假象，眼下才是真实的她。是的，她不仅是个女人，她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从她懂事以后，一定无数次描绘过自己美好的人生。恋爱，结婚，生儿育女，过上所有人都向往的好日子……可眼下，这一切都要化为泡影，她能不伤心吗？

“怎么，哭啦？”王队长凑上来，盯着她看，说道：“女人就是爱哭鼻子，对吧？我看你小时候一定是娇生惯养的，没受过什么委屈的那种，哭吧哭吧，人之常情嘛！”他朝围观的男人们挥挥手，赶走了他们。“好了，现在说吧，你现在想到什么了，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哭了呢？和叔叔我说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我猜猜，是有什么话要转告你的家人对吧？不对，一定是有什么心里话，要和自己的心上人说，对吧？如果你有什么话，我完全可以转告啊，说吧……”

就在这群男人围着她展开遐想时，刘玉蝉的面色渐渐地变得苍白，呼吸